

## 《黄帝内经》的天人观

张其成

21世纪规划教材  
《内经讲义》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年8月

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与“人”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

### 一、天道观

《黄帝内经》有关“天”的论述集中反映了天道观、宇宙论思想，《黄帝内经》的天道观是其医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天”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自然存在

“天”字在《内经》中，含义较为复杂。从语文学上讲，主要指天空、自然界、天气、天时。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又引申为自然的状态、本来的面貌。如“天真”、“天年”、“天寿”、“天数”等。

从哲学上看，《内经》的“天”与殷周时期的天道观是不同的。殷周时期的“天”主要是指意志之天、主宰之天、神灵之天。到了周末，天的权威性开始减弱。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改变了殷周天人关系理论。《内经》的“天”主要是指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是物质性的自然。不仅认为天是无意志、无目的的，而且认为天地是无限的。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矣。”《灵枢·经水》曰：“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广，不可量。”虽然《内经》中有一些“天”字从表面上看是指有意志、有目的“天”，但实际上往往用在反诘句中，是为了否定有意志、有目的的“天”的。如《灵枢·本神》对精神疾患的病因所发出的“天之罪与？人之过乎？”的诘问，其中的“天”不能简单地看成就是有意志的神、万物的主宰。

#### (二) 天地的生成与结构

《内经》认为天地是阴阳二气不断分化积累的结果，是一个生成的过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阳产生天地，天地进一步产生万物，《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成相感而化生成物矣。”在无限的天地宇宙中化生出无穷的事物。《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同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现实世界是逐步产生出来的。《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太虚就是广阔无限的“天”，太虚与真元之气是整个宇宙产生的基础，万物产生的本原。

### 二、人道观

《黄帝内经》的人道观——人学思想相当丰富。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著作，《内经》必须回答人道——人学的基本问题，从而构成了《内经》颇具特色人道观和人学思想。

#### (一) 人的本原和生成

《内经》吸收了《周易》、《庄子》有关人的生成的思想，指出人是由于天地之气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内经》的作者已涉及到生命起源的问题，认识

到生命是天地阴阳两气相感的产物，是自然界物质变化的结果。《灵枢·本神》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说明天德和地气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人类。这里的“德”，也是一种气，是指万物成长的内在基础，《庄子·天地》说：“未形之分，物得之以生，谓之德也。”可见，“德”是由道所产生的具有生成万物的一种内在能动力量，是一种有利于生命起源的物质。

## （二）人的形神关系

人的形神问题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先秦诸子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内经》继承了庄子“精神生于道，形体生于精”、后期墨家“刑（形）与知处”、荀子“形具而神生”的形神观，结合当时的医学科学成就，丰富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形神说。形，在《内经》中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人的形体，二是指万事万物的形体（物质形态）。神，在《内经》中主要有三种涵义：一是指人体的精神意识；二是指生物体的生理功能和综合生命力；三是指宇宙自然世界的运动变化及其规律性。《内经》有关人的“形”“神”关系主要表现为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形体与功能的关系。

《内经》认为人的精神包括思维、情志、感觉等的精神意识活动。人的形体生成精神，精神是形体的产物；精神意识又反作用于形体，并对形体起一定的主导作用。这些精神意识活动都是在五脏、特别是心的功能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素问·宣明五气》说：“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喜、怒、悲、忧、恐五种情志是人对外界刺激反应出来的一种精神活动。五种情志分别由心、肝、肺、脾、肾五脏产生。说明五脏精气是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内经》运用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说明形体和机能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物质形体为阴，生命功能为阳。在内的形体物质是在外的生命功能的物质基础，在外的生命功能又是在内的生命物质的主导和护卫。健全的形体是机能旺盛的物质保证，机能旺盛又是形体强健的根本条件。为了说明“形”，《内经》提出了“精”的概念，认为“精”不仅是构成人的形体而且是构成人的生理功能的基本物质。《灵枢·本神》说：“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

## （三）人性

先秦诸子百家对人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告子主张性无善恶论，道家主张人性自然论，等等。《内经》作为一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医学著作，对人性问题也有所涉及，提出了具有医学特色的人性论观点。

《内经》对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探讨是与人的气质、人格等内容交织在一起的。《内经》的人性学说深受诸子影响，内容较复杂，既有儒家的善恶论思想，又有道家的自然论思想。从善恶角度说，《内经》主要受世硕有善有恶说与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影响。《灵枢·通天》根据人的气质性格将人分为太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类，这同时是一种人性的分类法，因为其中包含有对人性善恶的价值评价，太阴、少阴之人属于性恶之列，阴阳和平之人属于性善之列，从《内经》的描述来看，阴阳和平之人具有道家理想人格的色彩，而与儒家圣人形象有所不同。至于太阳、少阳之人则既不属于善者之列，也不属于恶者之列。可见《内经》人性说并不是简单的善恶二分，而是包含善恶的阴阳五分，如果再简单归纳一下就是阴、阳、阴阳和平三类。

《内经》不仅对人性作了分类描述，而且对不同人性的形成作了本体论的阐释。《灵枢·通天》认为：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少阳之人“多阳少阴”，阴阳和平之人“阴阳之气和”，《灵枢·行针》认为重阳之人“颇有阴”。将先天阴阳之“气”作为人性的基础，这是先秦诸子人性论所未涉及的。作为医学著作，《内经》并不太关注人性的社会性以及人性是否可以改变问题，而是以气秉论人性，从先天气因素寻找人性的根据，关注五态之人的发病及其治法。《内经》阴阳五分的人性论思想的目的是不是解释道德现象以及提供治国方略的理论根据，而是为养生治疗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内经》特别重视人性修养对于养生治疗的的作用。

## 三、 天人观

天人关系论是中国哲学包括《内经》哲学天人学说的核心。先秦哲学家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和“天人相胜”等观点。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内经》主张“天人合一”论，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可以说“天人相应”思想是《内经》的核心思想之一。《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内经》“天人相应”学说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天人相似

天人相似指人体与天地万物的形态结构相类似。《内经》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体现了天地的结构。例如《灵枢·邪客》把人体形态结构与天地万物一一对应起来，一一作了类比。人体的结构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相对应的东西，人体仿佛是天地的缩影。《灵枢·经水》在解释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的对应关系时说：“凡此五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乘。”认为外在的十二经水和内在的十二经脉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天地之气。天地之气在外形成十二经水，在内形成十二经脉。人体的十二经脉与自然界的十二经水是相应的。十二经水是行水的，而十二经脉是行血的，如同经水有远近深浅的差别，十二经脉中的气血也有远近深浅的不同，二者是相对应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与汉代盛行的“人副天数”有密切关系。

### （二）天人相动

天人相动是指人体生理功能节律随天地四时之气运动变化而改变。人与天之间存在着随应而动和制天而用的统一关系。《内经》认为人体生理功能变化的节律与天地自然四时变化的节律一致，人体生理功能随着自然界年、季、月、日、时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化。就一年

四时而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人的生理功能活动随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更而发生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就一年十二月而言，“正月二月，天气始言，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素问·诊要经终论》）随着月份的推移，人气在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就一日而言，“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随着自然界阳气的消长变化，人体的阳气发生相应的改变。人体卫气也随着昼夜出入阳入阴的变化而变化，卫气白昼行于阳经二十五度，夜晚行于阴经二十五度。在一日之内也体现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节律，这一点在病理上表现较明显，“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 （三）天人相通

天人相通指人与天的规律相通，《内经》认为，人体不仅与自然界的共性运动规律相通，而且与自然界的具休运动规律相通。阴阳五行是宇宙事物的总规律，不管是对自然界，还是对人体生理变化，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灵枢·通天》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由于人体和自然界有着共同的规律，因而可以归为同“类”。《内经》利用这个“类”从已知的自然界的事物去推知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提出了比类的方法，“及于比类，通合道理。”（《素问·示从容论》）根据“天人相应”的原理，通过“外揣”即对外在自然现象的观察，以自然运动规律来类推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通过“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的自然现象分布以及变化规律，推论出人体内存在着同样的生理变化规律：“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府。”说明人体内进行着与天地之气同一形式的新陈代谢过程。《内经》进而认为人体五藏与自然界的四时五行遵从同一运动规律。《素问·刺禁论》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从今天的解剖学角度看，这段话所言的五脏方位是错误的，然而这里的“左”、“右”、“表”、“里”以及“生”、“藏”、“部”、“治”等并非解剖学的定位概念，而是气机运动的动态功能概念，是从阴阳、四时、五行总体规律上类比、推理出来的。

《内经》天人相应思想强调自然的运动变化对人的生理、病理机能的制约作用的观点，为科学发展所证实，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不同的。董仲舒认为天不仅能影响人，人亦能影响天，天人感应的中介是气，这样气就具有了神秘的性质，将天人格化，最终陷入神学目的论中。《内经》的天人相应论，不承认人能影响天，把天看成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自然。其天人相应思想是建立在气论自然观基础上的。人类作为气所化生的万物中的一部分，其运动变化的规律节律与天地自然是一致的。因此天能够影响人，而人并不能影响天。

## 四、天人相应观在建构中医学体系中的作用

《内经》的天人观是《内经》医学形成的哲学基础，其中“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观体现了整体系统论思想，促使了《内经》整体系统医学体系的形成。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藏象学说

《内经》藏象学说，是在天人相应的思想指导下建构起来的。《内经》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人体脏腑、气血、经络深藏于体内，但可显象于外，可以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去推知隐蔽的内脏功能。所谓“藏象”即指藏于内、象于外。根据外在的“象”可以推测内在的脏腑功能、气血活动、经脉长短。

根据五时推知五脏的生理功能特点，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认为心、脾、肺、肾分别与夏、长夏、秋、冬四时通应，分别主阳气旺长、盛长万物、阳气肃降、阴气旺盛。根据天地四时寒温推知气血津液的活动规律，如《灵枢·卫气行》、《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卫的运行“与天地同纪”，并以太阳的视运动作为认识人体营卫运行规律的依据。太阳视运动的轨道分阴阳，太阳昼行于阳十四舍，夜行于阴十四舍，人身亦有阴阳，营卫营卫运行“阴阳相贯，如环无端”，日行于阳二十五度，夜行于阴二十五度。根据月亮盈亏消长推论人体气血的盛衰变化，如《素问·八正神明论》说：“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灵枢·岁露》也论述了“月满”和“月空”对人体气血盛衰的影响。根据二十八宿天象推知人身二十八脉的长短，如《灵枢·五十营》根据日行二十八宿“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营于身”、“呼吸定息，气行六寸”等数据计算出周身十六丈二尺。根据四季的变化推知脉象的节律变化，随着四季的变化，脉象有不同的表现。如《素问·玉机真藏论》说：“春脉如弦”、“夏脉如钩”、“秋脉如浮”、“冬脉如营”，四时脉象的节律变化、五藏机能的递相旺衰与四时的生长收藏一一相应。

### （二）病机学说

根据天时和自然现象推论发病及其病因，如《素问·评热病论》说：“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人与天地相参也，故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中推论疾病的发生。《内经》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从致病因素侵袭人体开始的，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其中燥湿寒暑风雨六种气候和自然现象，分别具有善行数变、温热、上炎、重浊、干燥、凝滞收引的特性，无论是太过还是不及都会引起相应的病证。《内经》根据阴阳四时消长变化推论疾病传变，认为不同性质、不同季节的病因往往侵袭与之同类的部位，如《素问·金匱真言论》说：“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百病，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人体正气盛衰决定疾病的进痕，而人体正气的盛衰与昼夜四时阴阳消长同步，因此疾病的进退也随昼夜四时阴阳消长发生相应的变化，《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充分体现了天人相应的思想。人体疾病传变是有规律性的，《素问·玉机真藏论》论述了以风寒邪气为病因的外感病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传变的规律。

### （三）诊法学说

《内经》以天地四时相应观念指导诊断辨证，如《素问·三部九候论》受天地人三才思想的启示而建立三部九候全身遍诊法。又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脉随四时阴阳的变动而上下浮沉，表现为春规、夏矩、秋衡、冬权的四时脉象。根据异常脉象与四时的关系，可以判断疾病所在和死亡时间。《内经》以阴阳五行观念指导诊断辨证，认为在诊断时，气色的清浊、音声的高低、脉象的浮沉、尺肤的滑涩，等等，皆可归属于阴阳，进而判断疾病的阴证、阳证本质。在面部色诊时，借鉴五行原理，确立所病部位，推论五官、五体、五色主病，如《素问·刺热论》说：“肝病热者，左颊先赤；心病热者，颜先赤；脾病热者，鼻先赤；肝病热者，右颊先赤；肾病热者，颐先赤。”从而建立了五色体窍主病的诊断方法。

### （四）治疗学说

根据天地人“三才”思想提出因时因地因人的“三因”论治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不法天之，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强调三因论治的重要性。《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必先岁气，天伐天和。”用药论治，必须顺应四时节令，不可违时妄治。《素问·异法方宜论》说：“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势使然也。”五方地势不同，体质、发病各异，治疗手段相应有别。根据天地生化原理提出正治反治的法则。《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正治又称逆治，就是逆其征候性质而治疗；反治又称从治，就是顺从其病症假象而治疗。根据时间特征决定用药针灸，《素问·藏气法时论》提出“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等五藏之病应在其主时之日用药治疗的观点。

### （五）养生学说

《内经》认为人类生存在自然界当中，只有与自然息息相通、顺应自然规律来生活、养生，才能健康长寿。因此取法自然、顺应天时的《内经》养生学说的基本原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志，是谓得道。”人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与昼夜变化规律相应的生物节律，只有顺应这种节律变化才能保持人体健康。《内经》特别重视日常生活的养生，强调节制有度，只有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房室有度、寤寐适时、情志调畅，才能寿尽百岁。这一养生原则就是在天人相应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